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見素集卷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校對官助教臣蔡 鎮

謄錄監生臣朱 鎮

欽定四庫全書

見素集卷十

記

竹田記

明 林俊 撰

君子合冷要而無忘林壑之思張若儻來斂馬其如故
故常有餘外物至無足以打芥其中族丈御史大夫竹
田公其固寄之意也公始甫之九牧林氏福唐之長樂

居馬星溪竹田其地也竹公所自况宦寓四方其無忘
竹田也書語俊曰君子無玩物之累亦不能無故土之
思好而不溺好之道也忘已於物忘物以居於道竹惡
乎溺哉夫蓮色香而不久清不可誣也夫梅任獨以自
芳韻不可廢也夫菊傲霜以晚妍香不可泯也松之貞
過於礫矧檜之古過於屈蟠桐婀娜以多脆桂離披而
傷密若殷紅艷紫嫵媚之華又烏乎錄之竹虚心勁節
遠韻而孤標不剛不柔疎不嫉俗亭直而不倚歷雪霜

不以少變君子比德焉吾奉身周旋遊走中外者歷三
餘紀受三朝眷知開府兩藩叨生殺征伐之寄以臨制
百蠻稍當東南一面遑棟撓以副羣望藉手見鄉三數
大夫與我見素亦幸矣然而兕防猘制秋高水涸之期
長風送腥刁斗夜急孰與科頭箕踞清飈徐來玉聲淙
淙然之快吾耳也蒼雪夏寒黑炎奪焰烟霏浮碧賓朋
退而禽鳥來棲移合散孰與狼烟野骼倖馘軍門戰卒
褻瘡之厭吾目也材而弓矢貫七札而走萬夫孰若汗

而簡編對聖賢了餘日之適也啓緘疾讀讀且喜喜而
又懼曰斯所謂公也功成身退天之道寵利而居有明
監焉公之歸意竹田先得之矣夫竹歷歲三而材成則
收功以待夫來者之長公既有年矣引身賢路之避與
竹而始終焉記曰禮人之田也然則竹公之田歟仁植
義制博漑而廉收昔則君之今則田之竹之遭有是抑
大始是田也而駿發于公公終惠之近時伐叛之師幾
遍區內廣素巖怙怙然無壅賈餘勇以汎掃江之西閩

之南如遺垢然運用無迹而元陽開舒羣陰退聽廣命
脈公也申甫嶽降竹田殆自公為烈矣象成簫韶之奏
朝堂虛位望公者久公無困哉徐為竹田主人宜未晚
也正德癸酉六月上澣族年弟莆見素子林俊記于雲
庄青野

城古田記

古田古候官地劉林巨姓世居之亦世田之故曰古田
又玉之所嘗產也故又曰玉田開元時始析縣滙雙溪

倚翠屏南揖仙亭立文峰五華于左右以圍羣山也田
蟲蟲鱗次走坡斜以聯山之極民僅田故醇陰箐邃壑
逋亡依阻故易闕正統間鄧寇長驅入縣民廬舍為墟
藏蓄鈔掠以盡天順間訛言陳寇至縣數數驚民望城
為命吏以為非我久於處也置弗聞月陰雨寒鳥驚而
鹿駭家無帖席之夜予友大方伯羅君蘓山郎署時
也與故老謀曰古盜衝也城之存乎今天子留意城
諸縣古獨無舉焉夫無大順之希文朔方之南仲奚

城無西川之仗義延州之青澗奚恃能守盍圖諸遂連
疏諸朝下之部藥山言之部再下之御史藥山言之御
史則巡按陸君偁任馬專縣之力而相以郡租之美授
能于永福令姚禎程物略基量功而命日申憲令以痛
城梗姚去而代如姚三越襪功以成告凡縱尺度之石
而址者三甃而堵者十甃而雉者四合之十有七橫如
縱損其七焉凡周丈度之千三百有畸凡費兩度之萬
八千有畸岳立雲連如防遏潰柵以隔猛噬風雨而大

厦之庇也辛酉寇至庚午寇又至人恃城無恐因頌陸君之功德蘄山遺故土世世之安之惠也請記於予嘗聞之畧先事之防者必有臨事之悔陳倉城孔明以無利引去莒城不備子重克其三都城國之備也抑發端引會固有司其間者古歷三千二百五十年而後縣縣七百五十四年而後城而蘄山適起其間顯相默運其或然而已耶山川靈氣至是完以密矣是固今日一西之占亦他日係國安危之地古因以名矣惠荅山川其

固小小哉抑古者以民心為城城吏于土者責也可觀
政矣正德癸酉六月望日莆見素子林俊記于雲庄青
野

明建安滕氏雙阡記

予友滕公介石吉甫為監察御史風裁稜稜聲獨出儕
輩上既謝病閒雲野水歛焉以若無晚歲畢至先隴自
五世祖公高祖公會祖公處之藏加詳密焉滕世以孝
慎累德基惠州公貳守于淞而專守于惠也以廉謹得

二郡心久之猶有遺愛焉楊恭人無愧公妻節齋無愧
公子楊氏蘇氏無愧公冢婦家法莊整建有今先滕氏
天順丁丑公委盡其化卜地東溪抵溪口有告者曰五
里塢金盤山吉視之果然殘甃斷礎紫苔茸茸滿其上
先是物色營壽邱者伐于盜棄去節齋得之懼其氣之
洩也厚培之別左以葬惠州楊合焉成化丙申節齋化
去則地已二紀氣當完遂葬節齋楊與蘇合焉左昭右
穆禮序而神以安鬼福所及孫七人曾孫十有二人立

孫幾人一人第進士業進士者七人蒙養家塾指不盡
數馬嗚呼地同也坎而穴又同禍福若是乎異所謂力
小圖大吉地待吉人者非歟陰陽禁忌司馬公舉葬大
尉公授意葬師事以明其不足信卜其宅兆伊川先生
謂擇其土色草木之美則神靈安子孫亦安滕固世德
之符亦或是道也及是闢萊蕪而一新之甃以堅甃固
以灰石周其垣而繚之立饗堂以居祭者扁曰惠州知
府滕公兩世墓道割腴田各五十畝以續歲祭之費蓋

自弘治某甲子至某甲子始周事倡之者介石相成之者季父松伯兄祐也心良勤矣介石對予語梗曰不及生之圖役役然其後抑末矣滕世有祐之心乎墓之修與田之存否未可知也見素其不薄吾念幸記以惠吾滕嗚呼孝子順孫起於義以致其心之至者也古者墓不墳吾夫子于防崇四尺墓不修朱晦翁修西澗之墓而高其垣墓不祭陳太邱上塚古之人皆用之鬻櫬落門致孝思慷慨焉滕之力足以自付剪荒翳而文頽剝

儉致其盈所貴為子孫者如此纍纍廢邱其惡忍視哉
族遠日亡昧鏡考而涸先澤元氏清河阡表預告也望
滕氏以世不然不有介石之心與劣老子之記正德癸
酉秋八月望莆見素子記于雲庄青野

福清四城門記

福清四城門成者民羣相率來雲庄請記按縣本長樂
割地名長安名福唐又名永昌福清今名也叻海背岡
風潮簸簸山禿赭乏林木石離離骨豎人鍾之忠特奇

峭其次亦凝重自立最下則鬪狼以梗官政故俗然也
縣舊無城郭賈胡之舟東泊則狼顧鹿駭鼠以竄當道
者憂之且城之材鉅而力詘也且門之須而城舉焉而
令政弗肅役者玩正德壬申上虞朱侯朝章以左官來
知是縣負刑曹之刑名內臺之激揚張翕牛刀鷄割風
疾而草以靡燭照之而陰無所伏弊孔呈現費復而門
程工垣屬為固崇其樓采章之納遠景而騁遙矚有戒
樓禦兵焉因地命名其東曰文興西曰雙旌南曰龍江

北曰玉屏嶽立雲連觀政者以為知務夫國無小大善
守者全易設險取坎重門取諸豫而艮為節慎出入門
闕垂先事之防者如此汴之東西水門昌黎子以開寇
偷固風氣宣布君上之文武歸隴西公之功侯之四門
其不深可紀耶抑善治者以得民心為本畫地而守金
湯無足為固民之心皆城也一或携貳雖鐵扇石樞嚴
門重閉將折樊而入無難者故曰在德不在險侯才望
特絕外至而來固日月寓于福猶畢志縣人垂無拔之

金史卷之八十一
卷十
厚惠嗣侯者其尚侯是心哉崇土而城結民心而城將
並以舉矣正德癸酉秋九月下浣莆見素子林俊記

槎村范氏祠堂記

范春秋時晉士會采于范遂因為姓至履冰相唐以顯
其後居嘉州則文正忠宣文肅居長安則忠文石湖尤
顯者居豐城自平始履冰六世孫也子姓繁衍散居殷
墟上郊槎村固庄富銅赤塘聯緋疊紫至清敏為盛槎
村派也入國朝州守衷察使鏞大叅鏌父子第進士修

譜建祠衷志也譜屬鏞鏞成之祠屬鏞力未逮也鏞之
子貢士珪又成之助以祭之租百石計族之田盈畝十
其升出之以供祠費董以族之材者七人正德戊辰祠
成奉平主于中始祖也先祖則各虛其主祭之日題紙
附之畢則燬懼僭也始祖祀以冬至大宗主之先祖祀
以立春各小宗主之祭畢舉族燕數百年曠禮續之今
盛事也不可無記珪既令吾仙則請於子禮天子七廟
諸侯五大夫三唐制一品二品四廟三品三廟五品二

廟適士一庶人祭於寢宋王堯封議平章事以下四廟
副相政府至東宮少保三廟餘皆祭於寢廟惟襲爵嫡
子得祭子孫官微不得祭事竟不行夫五服貴賤同之
限于廟則大夫不得祭高祖士庶人不得祭其祖伊川
謂有服皆可祭一廟寢廟無害祭高祖晦翁以為得祭
祀本意伊川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晦翁亦據行之
後疑近禘祫而廢議者謂伊川以義起重本也晦翁以
疑廢明分也然禮從宜從伊川也記大傳士大夫大事

裕及高祖則未嘗無裕也先代始為飲食亦祭而始生
不祭非人情似未害為禘也夫物品之豐殺貴賤自分
因心孝敬其未始異也惜宋已無定論伊川謂無可考
予惡敢臆說哉然近世高祖之祭家行之合族非祭無
以致其聚故始祖先祖之祭族行之所謂無可柰何之
法也而易廟名祠同堂而異室則亦不失祭寢遺意而
范叅以專主暫主名分尤嚴蓋又合程朱而折衷者可
謂族祀式矣然有屬者渙則萃萃則觀將無多行可法

與己不自愧而人愧之者乎與斯祠者欲均此而無彼也載德象賢又將無私淑文正忠宣忠文為烈者乎若石湖間有餘喙則斯祠也崇對越聯疏戚廣孝愛寓規箴可無敬乎可無畏乎范嗣茲益有聞矣

西水竒遇記

由柄之移政之細搖民和以召民亂上悟奮神武誅之四征弗順寇以平饒旣燼復燃犯撫及廣及衢及徽所至如刈菅崩燬巨聚墟之主事胡勉之之父封君汝忠

度賊必至曰吾嫠無足恃家可墟眷聚不可污滌金陵
兒官寓也吾其行矣携安人眷聚與偕垢面首蓬膚粟
而足繭與豺虎爭迹魑魅魍魎相叫呶其至其否其未
可知也勉之督輸閩浙抵嘉禾惡報喧還家無望七旬
之二老屬之幼壯燹入鋒出鳥散而魚驚其離其合保
與否未可知也解飛之分遣往返旬月心愈急而鄉問
愈以遲驚憂成疾親亦亟圖兒見詎意嘉禾行曹適兒
之使節西水旅泊適親之舟航噫奇矣封君聞勉之在

喜以悲信以復疑勉之猝得報喜以悲信以復疑其然耶非耶夢耶非夢耶傳者報者誤耶走迓果然其天落其地出翼飛而至者耶渾家托幸更生殆不覺疾之去體噫天於胡若是厚也昔張吉三入涪父方許歸可謂難矣杜羔得母於潞獄之訊亦偶然事謂憂離孤迹歷險艱分百死公次忽逢者耶遇之奇有是天佑善固無爽也其積也有素其續也有原其感召也又有幾胡由唐歷宋歷元以今基仁世世封君續之既長主事之一

念誠孝又既至天道人事斯足徵也長壽戴主事錦者
邑陷于盜獲錦謝釋錦獲眷屬又謝釋眷屬護其廬獨
完書帙衣被毛芥無所取噫謂彼人亦人心耶或曰封
君曷以不學戴曰避者常也感者修之素亦或然事也
君子用其常正德癸酉十月下澣莆見素子林俊記

保和堂記

器也者卑承而虛以受其命數固然也如累棊然高則
危欹器注水滿則覆求其多且併其故去之矣易所忌

者盈所利者其謙也書弗畏入畏老氏子曰寵辱若驚
居寵利者其明戒率若此而況於王乎王者之尊視天
子下一等耳其地親親則易嫌其位禁禁則易偏其祿
世以厚則易凌德而濟美為尤難非所以保富貴守國
無疆者也唐在周時為申伯故封我太宗朝以封先王
四世矣讀書秉禮甲在諸藩今殿下尤賢名鏡前美而
輪徃覆淵懿惠和清寧樂善之可悅與自賢速戾之可
指加創勸焉致齋之次曰保和取孝經諸侯之孝義也

古者爵公姓以侯以藩屏王室自秦天子稱皇帝遂王
其封其所謹固侯度也周封叔虞於唐見諸傳記僅桐
葉得禾數事然以康叔誥命之詞考之無越敬德和民
助其君以宅天命而以敬典終之蓋敬德之聚也主一
無適整齊嚴肅敬也齊明盛服非禮勿動所以居敬也
王之道穆穆焉耳矣藏明於晦守智於愚持盈於虛歛
百動而俱寂之為而弗有功成而弗恃蓋無時而不如
齋者况齋耶孔子之所慎也其為言曰三日齋一日用

之猶恐不敬則齋者敬之地也凝神定慮使躁心消侈
心息不齊者以齊則在我者重物者輕穹爵懸勢跡忘
之心亦忘之已忘之人亦殆若忘之如喬嶽具瞻坤輿
優於負載功者泯席其惠者無與及知焉夫然後保社
稷和人民安享和平之福以茂衍仙源與封民相安千
百世無異國家咸休無窮焉周公穆穆迓衡意不外此
俊朽衰下質意外賤姓名聞于王謂長史瓘曰保和堂
既飾其屬見素為記予心所欲也瓘承命亟書遣价五

千里致睿勤于俊焚盥拜讀雲莊重有光色謹受命卒業為忠於王蕪謗之文無足以發靈宛穰川嶽以負王教罪若愧加焉歲正德九年甲戌春正月穀旦又二日雲庄散民見素子林俊謹記

陳先生石齋祠堂記

白沙陳先生石齋之崛起南粵也不偕一命甘韋布以老薦書連絡迫部檄不得已起起而又去憲皇帝知其賢特授翰林檢討先生受不辭又去竟未嘗一日立于

朝無得于言無所施于其政以收有尺寸之功然而孤風遠韻上溢旁流盡一世而仰服之身領者神降聞風者意徃賢者式不賢者愧以阻且化椎埋胠篋脂貌漆中之流聽下風而馴素節黜浮鎮雅名儒高士後先焉先生於名教可謂雨澤枯水熄焰風奪炎其盛矣乎先生歿一十有四年內江高君大和以名御史來按部惻然曰大賢君子身之所生政之所臨與凡過化之鄉莫不有祠表先民崇道化也先生白沙之祠顧獨無立非

曠典抑非吾人責歟謀之大叅黃君伯望僉憲王君為
立祠堂又求先生故嘉會樓而修葺之義風奮激遠邇
騰歡舊門下士為市田合若干畝以充祀匱侍御君以
俊辱先生知書來屬記嗚呼元氣會而名世生在我南
服楚春陵閩建安嘗載當其盛而黃雲紫水亦宇宙川
嶽于今矣氣之會意者其時先生蓋當之也先生身長
八尺右臉有七黑子開穎絕人舉于鄉棄而從康齋吳
先生學康齋之有先生猶挺之之有康節先生始求之

博久之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雜佛老而超佛
老張朱二夫子先迷而後獲也遂以宋大儒為依歸其
立志甚專嚮道甚勇涵養甚熟德氣粹完脫落清洒以
獨超造物牢籠之外寓言寄興于風烟水月之間與天
地同流擊壤同其自得舞雩相始終焉先生之隱與措
施之大致于是具矣用世之志阻于鄉爭名而晦處無
間其窮其達其亦固有命耶夫麟之出為時瑞者也容
有不知麟龍之在田在淵其方所容模量耶時也者聖

賢不能易也君子收諸已者厚而外取諸名者廉居之
安而獨成其我之是未定之一鄉一人而終定之天下
後世彼倡朋黨攻偽學其人安在哉侍御君首及是舉
其風神意氣有相感孚而欲寄素衷于瞻趨景行之外
獨表厲然哉二君相成亦具知其趣矣正德甲戌春仲
蒲晚學見素子林俊記于雲庄青野

必齋記

查君原博在童孺時也獨檢押不狎戲尊府主事翁一

愚擇所宜諸子授之遣從祝卽中惟貞遊祝君遠大器之學成取進士為主事吏部上其績天子褒嘉之尚加旻懋見之制詞者如此而一愚翁之義方祝君之心授率無易于此焉君取旻以名其齋以上本三事之訓以持循而致重也視臬吾閩謁予雲庄求記君樸訥沉求剛中而柔畜實過於華有旻道焉按旻慎也以侈對則約以怠對則敬滿對則謙疎對則密夫約則鮮失敬則吉謙則受益密則不至害成蔽以一言畏而已慎所以

繼畏也易震之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正其身思省其過咎也修省其慎也君子有所驚懼修正其身思省其過咎而改之有周身之防有克治之勇有制事決幾之豫有所畏有所慎也無所畏惡不至哉自夫淫醬飢飽勞逸之無節病入之然後實腠理固元陽始不慎而終慎也抗懸流爭怒峽曲折以濟如砥之川而舟溺焉險則慎慎則濟夷則不慎不慎則不能以濟戒慎之功其容斯須離耶治身如治疾防欲如防盜臨事如蹈虎涉水如

張機審括無敢有苟焉耳夫然後存省功密日改月化
優入賢君子而無難若處若顯委時命而聽之無容心
焉樹奇節還古風發彪炳之文以茂弘光偉之盛誰禦
哉君曰謹受教正德甲戌夏四月既望莆雲庄散人林
俊記

竹亭記

予友胡先生竹亭性嗜竹始權商荆南也因行署之竹
結亭對之號因以立矣歷秋官大郡大藩至于今左轄

或仍其有或承其匱或地無可致心固與之則固竹亭也湛翰林甘泉序備矣夫竹無情者人則有情人之美不自見寄之竹以見固有有而似無而愧與自賊其美而慚者矣有假以自文因以自放以貽竹之辱者矣倪仰今昔愛蓮愛菊愛梅者何限獨濂溪柴桑孤山以名物之美亦有以人見焉者矣竹自武公之後自見者誰歟七賢二仲吾懼夫竹之不吾與也夫道陰陽剛柔而已凡植之族木少陽故剛草少陰故柔而各類為清濁

松竹剛之清蕙蘭柔之清故君子擬貞於松竹擬芳於蕙蘭樗栲蕭艾其無謂取之剛柔失位而得氣濁也先生安定名派又居鄱湖多竹之地亦既傾而與之矣瘦勁清遠溫乎其如玉而不倚不隨絕凡格以獨超埃壘之上自諸生與予友四十年始見之如巨區新竹解籜而出林繼則綠葉翠莖洒清颺而擎素雪繼則玉質金聲實堅以好材而取宣和合信紀要而纂玄隨器使無不如意彌綸叅贊召儀鳳而書獲麟妙用神化其將有

屬矣先生循竹之性以移竹之情而顯收夫竹之用珍
實懿望與竹相始終予不揆欲私附武公不知予容否
也正德甲戌秋九月下浣莆田見素子林俊記于雲庄
青野

見素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見素集卷十一

明 林俊 撰

記

龍溪修復廟記

昌黎氏以社稷孔子並祀致隆殺于以功以德之間杜
樊川以為善尊孔子夫德配天地固也宰我子貢有若
孟子尤善尊者程子謂語聖不異賢於堯舜語事功也

則尤以功名昌黎語或未詳樊川固未察也夫聖而行道於一時未若刪述六經明其道以垂憲萬世聖而師也故自京師以及天下學必廟孔子龍溪廟學枕芝峰以正挹龍騰之秀儲英妥靈令以為不已利也易偏左士積弗平羅守列為復倫堂舊之廟未復羅以遷去仍襲者久之士滋弗平史侯立誠以進士來令毅然任復曰邑與學誰利泥均爾位寘復為宜吾將圖所弗病在民與弗替在廟徐而舉之節縮浮費一再歲居以僅羸

潘侯旦之適守也續而足之達之巡按張君景陽謂宜
具材攻位付能于陳文真董以邑幕李濟程材校功侯
身蒞之廟廡堂齋綽楔欄檻易者復廢者新而凡闕者
以完丹漆鮮爛奎章騰照守偕僚貳上官侯崇阮侯芳
龔侯震胡侯寧道共幸文昌之符博士潘君榮吳君璋
關君文英具書陳生鍊請記惟世道繫人材學校羣材
之地如金之冶孔子其型範也火候視至鑄不出型範
之外而苦窳破裂中間得承其似以重副人意者恒少

七十高弟子孔子身陶鑄之而物品人殊矧流而愈異者乎司馬談以陰陽儒墨法名列六家班固增而為九莊周肆詆聖謨李斯坑學徒焚其書以盡視學佛者流祖尚顧有愧矣方今士無異業儒冠衣皆誦法孔子者也其所型範果神會如顏妙領如曾成德如冉閔達材如由賜者乎推孔子所優用而未用者時而舉之如虞五人周十人者乎如殷三仁無忘故主為烈者乎如宋四儒開道學之傳為盛者乎承其似固在此也夫復學

之舊小也抑末也復心之舊大也其本也予俊也甘執
役孔子廣復廟學之意為諸賢誦之相規之言非以告
君子也正德十年乙亥春二月望莆田見素子林俊記

杏壇授受記

杏壇在曲阜西八里吾夫子講道之處按雜記夫子出
魯東門過杏壇曰臧文仲誓盟壇也援琴而歌寓睹物
之感因之而講道焉堂曰教授堂孔廟之前其遺址也
相傳鍾離意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劍履張伯除草堂下

得白壁七枚伯懷其一其六以白之意意置之几前床
有夫子甕意發之得素書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
車拭吾履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若叔世識諱之
書好事之說固以誣夫子也明帝幸夫子宅命太子諸
王講經堂上乾興間孔道輔又起為壇環植以杏名杏
壇昭靈迹焉嗚呼容知一席之土為太極之先造化之
祖品彙之紐牙六經之精血天樞地衡萬古人心之綱
常命脉也哉是圖峰壺為吾弟待弼所作圖夫子起今

之諸子也杏壇逸響傳濂洛關閩凡四振紫陽之響傳
復齋瓜山以授我巨軒松湖二父子而于野慎齋玉井
子木四孫又兼四如之傳祖孫兄弟家自師友鐸音泠
泠然傳我三復又我敬齋殆八世及子而響絕矣昔楚
昭王欲以書社封夫子子西曰王之使諸侯有子貢者
乎輔相有顏回者乎將率有子路者乎管尹有宰予者
乎王曰無噫斯予所不附人數者也周公之不夢久矣
臨河之操丘陵之歌鳳傷麟喟時有嬰懷者林諸子其

將無家學一念哉附四子以望魯宮墻以乞靈夫子吾家一響又于茲有續矣諸子識之是歲正德乙亥六月上浣見素子俊焚盥百拜謹記

味蘂記

予他乏技能頗頗竊喜士自幸世嘗說歐陽文忠公名喜士而士常負公子未見其然也可為世道幸矣晚又得秋官副郎王君時行以重副子意時與泛木蘭步青野陟仰高周覽八極就雲庄而憩息焉君別號味蘂既

又更號蘗谷子曰無王懿敏家法然哉君曰無之懿敏
以文正子自苦甘而苦也大用苦而苦耳大用起真州
農家先高祖尺籍于莆貧不自活者四世葬則隨俗爾
爾大用生八月而孤十四歲而失其恃雖天幸一第而
食于官者以淺居無一錐之恃歲時托神主僑寓以祭
記曰傷哉貧也魄也何所神也者其何依生者其不足
謀也蘗味之苦世之苦有過大用者乎噫深矣故蘗之
不足而谷取焉子為之惻然易明夷艱貞彖曰利艱貞

晦其明也太玄之窮其初一曰窮其窮而民好中夫處傷處貧當晦其明正其志安其窮樂天知命而好中者如此環復消長之幾蓋有俟之道焉復生于剝者也物不可以終盡故受之以復苦有甘道焉深谷為陵生憂患而死安樂其勝指哉昔范文正公杜祁公皆起孤寒位通顯為宋元臣夫有其立則有其地蘄谷其二公為心哉予將取得士之幸矣蘄谷曰謹受教正德乙亥夏六月望鳳山見素子林俊記于雲庄青野

城新城記

新城屬建武本南城黎川舊鎮附吳荆與閩粵相犬牙
烏合之衆星流電出雨至而風迴居之人苦之宋紹興
間析為縣叢山孤寄而地常夜驚自逆瑾搜括財公私
以盡盜戢戢然起而撫之長林饒之桃源瑞之華林汀
之大帽與荆粵之寇日垂涎建武新寄命虎口者數歲
民願城令徐侯繡以時詘也強應之築土而城高八尺
上覆以草徐憂去黃侯文鸞來令嘆曰苟矣夫以尋築

而尋補孰若一勞而永逸且新雖小實招武之咽喉建
武之屏蔽新可守則遠邇可應智可謀弱可備敵可以
戰而勇可以追非獨新利也士民以為然合而議之城
厚一丈高加以尺者六址內外以石者半垣而甃者半
週九百丈堞者若干鋪者三十六鐵而門者四東曰望
閩西曰通濟南曰昌文北曰朝宗樓而覆之費之直以
邑之租與力之衆寡豐嗇為限計既足責之自營而督
以監幹令惟視堅脆前却以為勸懲畫既定以白于總

制俞公諫巡按某君某皆以為宜揀日授方百堵並作
憲副楊君璋以兵備臨視申令責成役奮而功以就邑
人樂之因正郎李君泰郡守何君屋請記于予夫設險
所以守國武牢營而鄭人懼東陽城而萊子以服息無
時之備觀敵審勢以逸而代勞城未可無築也然亦未
易築者財與力民出也其可圖始乎哉非有以協于下
則怨生而謗起上亦因以弗信弗信則阻矧茲大役也
哉故甘心臨事之悔而絕意先事之防善令者亦惟無

怨於民爾矣孰肯貽久安若是耶抑是城民惟令副也
庸無民之副哉既勞思節之既費思復之雪寃宣滯謹
視其樂苦推心而垂仁者無乎不至亦如城然祇見其
恃而不見其厲民安于令亦如安于城然而不見其為
功則侯之城城其亦城入心之地哉予侯鄉舊予舊
撫屬也尤私之故以屬侯與嗣侯而蒞者正德乙亥甫
田見素子林俊記于雲莊青野

峰湖記

峰湖本方壺樵谷故鍊冶處梅峰東引而水與湖會山
截焉嘉樹蔽虧修竹環映無飄埜浮歆之所城中隱一
山林殘碾斷竈叅錯于假山方池磴回川曲之間又若
挽帛絡以遊乎方之外予友陳君敦賢愛之翔其直而
市之徙文峰之居居焉因引為號久之曰無殆神仙者
流意固有寓其未足告也抑地之名舊名之我亦熟矣
吾取其似代之易峰湖黜虛就實援之彼以入之於此
吾儒運化殆其然歟神仙吾不得而知也世無是人則

宜無是事倡為是說非獨方士之妄蓋有托而逃者矣
君風神清脫運博而操之要視天下事若無其難在司
諫有直聲逆璫時例與調停方壺所以寄也起藩參又
起臬貳提學懸穹付以待者不淺峰湖無蚤計耶士君
子身雖廟廊未嘗一日忘林木魚鳥之思峰湖常在烟
霏泡沫流上而生滅者祇見其小也傅巖渭濱南陽藏
聲卷影拔俗而離世一旦乘時應會使人指而駭曰此
築徒也漁輩也耕流也突然起其若是烈也是固吾儒

作用之常要之於山水不為無助山受而大水受而深積而至於含元氣宰化機長養萬族贊發育以遞承二五之價峰湖固寓彼而取此矣其獨留情一玩適間哉若乃酬雲水赴烟霞還迹山靈梅山香山爭其高西湖鑑湖爭其淨冽峰湖十年外事未晚也正德乙亥秋仲鳳山見素子林俊記于雲庄青野

龍巖儒學改立記

龍巖本新羅開元時始縣儒學之建皇祐時也始縣東

繼縣南一再徙而西始定前廟後學位序良稱文物于是乎改觀自學移而右文物不殊科第如縮議者委之右岡之昂憲伯胡公重器給贖刑之金復之屬尚義林鉅董其事化腐為新佐缺以完齋號庫庾于是乎備鍾靈萃淑斯其一占矣博士熊君恒金君禮來予請記予惟學校之設所以型圓羣髦端性原立政本而出治道人材登耗世道風俗斯關焉是固有司之事亦明刑弼教者之所宜為也而徙立縷縷未免青烏氏之拘然卜

宅經野古固有行者矣均之田也而一易再易均之材也鄧林之出稱獨美地之肥磽有固然者朱晦翁先生病漳學偏仄欲移貢院行衙廣之業未及而去北溪陳先生申前請寺丞趙公汝謙從而闢之茲學之改三君子是意也又况因舊而復者哉抑龍巖改學晦翁嘗記之矣其要欲開以聖賢之學以遠其到而病夫作興者之未能也今之改敢外是為告哉夫士先乎志養其到以有為也道果遠乎哉學宮建置感於彼有通於此者

矣孔廟言言前瞻具在倫堂翼翼指授有嚴固有精神
意氣之相感而逸志頗念之不敢留相輔成性相觀成
德相先成學如同壚鞫一成而不可變均斯道斯世為
心今人弗逮古人為恥生色山川還故否而盡泰之改
學歆發殆其然歟聞興學自常公袞漳道學傳北溪為
盛要殆有然者若規規位真以徵惠偶符之天固有指
為今日病殆亦可無畏乎正德丙子莆田林俊記

歸金山記

九華擘左臂而南弱其中縮之枕紫霄壺公當其陽土
人神淫神祀之久之明其誣弗飾風霾暘雨顏薨斷棟
委棄之榛藪第草之間屬偷兒以盡部使者正祀典聽
入直無承者及是方梅墅茂卿輸粟受焉闕其蕪穢繚
以周垣當其氣以營壽邱覆客土昂之樹松桂栢竹四
時名花果布奇石而亭其左右曰真寄曰行休表其中
曰梅墅曰仙臞夢境又亭其徑之曲曰納春于是山之
孤岑複嶂烟霏開斂出沒而明晦者無出乎目睫之近

而林籟谷響村謳野嘯微斷而顯續者收拾之支頤抱
膝之前境殆異人世梅墅偕客樂之曰吾生而遊死而
休由吾自盡適吾性逴孫子自致之責郡伯張公白齋
梅墅二方伯兄松厓雪筠舊也為書歸全山于石夫萬
有乘化同歸於盡生有息者也魂氣也本諸無魄精也
根諸有人死則魂升魄降升從陽從無棲之象之屬之
尸俎之求諸有也降從陰從有衣之薪之屬之坎秘之
藏諸無也然生不可久生寓舍死永宅也生可恃乎哉

君子知生知死修其全以無愧乎生庶乎還其全以無愧其死歸真復命與山無極所謂生順死安無遺憾者非然歟梅墅曰然請書為是山重正德丙子鳳山林俊記

吾道滄洲記

延坻浮島靄樹晴無荒荒然一碧家鳧宅魚蝦孤屋斷蓬寄厓根而臨木杪陸居水著樵兒牧豎耕釣者流迹交乎其間皆索落蒼涼曠莽之地惡有飛蓋輿雕

瓔壯馬高牙長鬣從衛之赫然者哉故非無懷逸人與
方外之士不能到到亦不能安以樂也自子為先菊莊
翁卜壽邱也得雲庄之勝立土屋以備齋守庇霜露格
猛啞而防之名聞所知翕翕然懸一覩為快至則訝且
笑不稱情不知庄之勝固牘之矣曰碧山疎雨青野間
雲臨滄素月古洞真風者選其勝以立名吾道滄洲者
曠括以見吾志屏山拱北仰高一快後樂獨高雲寄未
縷指爾矣道胡為其滄洲也謬嘗涉跡人間樹么麼之

風槩愧鷓夷子者甚惡取附逸人決亦不自擬方外樵
牧耕釣委心焉性樂也樂在是將吾道在是有弗吾樂
將亦弗吾道惡強吾同哉雲物為徒造化為友乾坤為
客寄寒暑屈伸以為噓吸無名非譽燐走野而風過林
居之安故弗移取之甚廉故無奪所好以收吾寂自吾
有者也自無而假之有其終有者哉易艮其背无妄九
四可貞遯九五嘉遯貞吉洲不變道亦不變洲寓道道
寓易觀象玩辭觀變而玩占滄洲付吾老矣正德丁丑



端月三日見素莆林俊書于雲庄青野

志樂樓記

閣老湖東費公輟樞務歸鷺湖也居之左掖立重屋以藏圖書納素薰而來遠景志樂也昔歐陽子輯古書萬卷石刻千卷琴一棊一時置酒一壺以自老五物之間又嘗患珪組以累其形憂患以累其心無得極所樂償夙願焉六一所以志也歐陽子公鄉人文章為宋宗工蘇子曰歐陽子今之韓愈公取志樂歐陽子自况亦今

之歐陽子自寓也年甫二十及第第一人四十五而入
內閣又二年解其政遇之蚤迹之奇境之順歐陽子弗
及焉百年未歷之歲月猶優乎其半視歐陽子償夙願
于畸局落景之際則又遠矣歛有於無息誼於寂至動
而約之於靜塞宣滯流渣滓俱化無官責之足念世機
之當防極其樂將有出五物之外寄廣大游高明輝光
日新晶彩騰發如列宿行天孤峰立于千仞槩以樓有
不足盡者斯公樂也抑古者進亦憂退亦憂公志樂無

與古異耶噫斯獨樂園之微同樂蓋有寓焉志樂殆無
志憂者歟一旦聖天子舉文潞公故事起公于家則是
樂公不得專予竟得之雲庄殆橫山而近又適歐陽子
之年樂非予誰諉哉正德丁丑見素子林俊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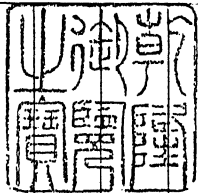
方洲記

自予師事國老文思公友中丞坦洞公則聞彭氏智溪
山水之勝八景公大父先詹事蒼山公所名者也繼聞
官山八景之勝公伯氏正郎七一公所名今其孫藩叅

君師舜方洲立義取智溪所謂品洲官山所謂方洲者也夫地瀕于水曰干夷曰澹高曰岸環水而高其中曰島夷曰嶼又夷則洲也水截陸斷限隔人界一魚鳥樹石席主者之庇以謝絕利有之伺大塊者囿吾以獨也仰觀俯察物物可以自照以靜見天機自適脩絕出塵之趣將日月予老是洲矣而超影結知懸黎翔售譽馳跡解雲水如脫若將寡情者嘗觀夫洲矣氣至而蟄者振勾者出萌者以達噤者伸其喙淵而潛者神其變化

方洲要無得不然者而神遊意往要無得割遣是洲也
蓋坐臥之所恒對存記忘之矣迨睽離延佇糾結非把
翫之真而寓目貴遊非草野之散便土長洲居之習也
又懼夫雲物非故北山猿鶴將于我乎疑而區區悲喜
之犯吾慮遊絲飄風草根蛭噬之屬吾耳也夫雲八荒
雨六合斂而邱壑為徒皆洲之素也又奚用情哉方洲
夙肖世閥韻致溫永督視楮局省費數萬緡李衛公所
謂公卿家子弟習事非歟為是洲致慰浣馬正德丙子

見素子林俊記



見素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見素集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錄監生臣朱鎮

謄錄舉人臣張仲芳

欽定四庫全書

見素集卷十二

明 林俊 撰

記

城東別墅記

人具天地與元化並者也非放無以宣用非斂無以退
藏物假大于夏而斂斂于秋與時消息者也石首張公
東軒國持大采布政仕衡方亨抱負斯副而筋力且健

強竟之屣脫以去戀戀然草澤雲水自命蓋有以預見夫豐亨之不足恃留有餘不盡之足貽者矣張世聞家公尊府訥庵翁起進士僅僉憲事翁是之留者東軒也公之子石洲崇象又起進士今方為翰編人屬遠罷公是之留者崇象也夫量夫器者盡則吐而不受不盡所以貽也益不已必決屋成而陳三瓦宣其用而不盡乎其用歛殆非早計歟墅去城東百武還往有餘便薄田數畝低垣短屋有餘業竹與蓮塘蘭畦藥圃四時之花

實有餘勝而馬鞍龍蓋諸山梁湖頂湖荆江諸水擁高
清而湛浮碧嵐霏變滅草樹之敷腴瑟縮烟帆洲鳥下
上於蒼茫杳靄之間動見天機靜含物妙堯夫之觀物
殆然也又魚摘芡引清風延素月與樂天為徒歌棹歌
誦歸去來詞追武夷之逸響回視官書僕僕升落非譽
之日焚吾前諒有辨者是豎吾息心焉昔愚溪由子厚
而名亦由子厚而類昌黎序盤谷多溢美柴桑之菊平
泉之竒卉異石若在下風境亦自有重者豎殆免夫崇

象予湖南首得士謬予知己至今焉是記也以紀賢于公亦為崇象地云

二烈祠記

國家廓清內難時也死事約略可省記者方侍講孝孺練都御史子寧黃侍中觀陳尚書迪周紀善是修王修撰叔英王教諭省與吾鄉陳知府彥回陳給事中繼之凡四十有六人餘忘之彥回龜塘人死職繼之巖嵎人遷涵江死言尤慘嗚呼有馭世之大經有運世之大權

自傳子而家天下也厄再世觀扈權在君桐宮權在相
三監權在親傳位長君權在母我太祖知天命有在權
在我有人也經德弗回立焉者正也我太宗權之軌世
酬物存焉者大也諸人共起而爭之抗聲網常守焉者
定也蓋至是而國步康時化順大玉弗移采章猶故容
有意諸人者是修死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追論子寧
曰使今日在固當用之而時或事異猶無失玉成明偉
之烈若猶唐然王魏優之義不可為訓君子殆有議焉

諸人孝孺迪觀祠故址省祠學宮子寧祠金川書院瘞
遺骸毀遺文上墓碑固已起當時而盛行近代俊嘗議
莆忠烈並祀一祠無應者侍御胡君文靖景尚風節得
二烈于兩庠參諸錄誌無異在祀法祀為宜偕侍御王
君應鵬藩臬伍君符王君金劉君玉暨諸大夫議可侍
御程君昌代至議又可屬守馮君馴令雷君應龍立祠
以邑幕黃傑視祠成屬記于俊夫氣化相乘常否易位
不通不流不塞則逸而不可制勢無得無義之守以立

常久之則貞為正者也死則誰免之斯達之所視無畏矧自信之深耶陳之烈有文龍叔姪淬之三父子茲又二公雖通譜未然要視莆而半噫盛矣記而附書之正德丁丑春三月上浣莆後學林俊書于雲庄青野

周氏西族總祠記

周之先元和鹽鐵轉運使适始入閩始璋固始令乾符時也徙莆始百讓起居郎端拱時也淳祐時直學偉僉判俊又徙清江叅軍性仲子起子也清江周相望東而

周者東族是西族也今高明尹讚直學房廣藩方伯雙
竹進隆簽判房也二房皆有祠總祠無舉焉贈郡伯竹
雪公坦以屬意雙竹良勤正德丙子雙竹既疏歸物土
慮材以獨任舉曠讚偕大柱倡二房助五之一擇子姓
之才者節卿崇十與典膳懋官董祠事中為堂堂後半
為寢寢五龕中轉運起居在左參軍在其右直學簽判
又左右而分引其派前為庭廊翌之又前為門為華表
樓又翌之祀之田因竹雪之舊一再倍增之凡三十畝

千百年之曠具舉于是存乎人爾矣按廟諸侯五大夫
三方伯古諸侯亦今大夫也禮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
而三始祖固有祭也士祭其先先祖又有祭也大夫有
事於君祿及高祖未嘗無祿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
先又未嘗無廟也近世士夫無世官以及民庶有不得
為者故祠堂易之祀高祖溫公也祀始祖先祖伊川也
今江南巨族總祠率循伊川之舊祿祀祿饗蓋遠引而
近神親而族亦親非是殆明允所謂途人情之不能已

者聖人弗禁以義起也堂以代廟版以代神主致殺也
在宮室先焉其皆準於禮繼前人以啓觀後人其萃社
周氏矣正德丁丑春三月旣望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
御史鳳山林俊記

覺軒記

進士雷君孟升在諸生夢晦翁朱夫子語之學旣蒞莆
請奉軒事時瞻對焉子為號覺軒夫審像兆祥夢見于
經舊矣其樂想與因也形神相接曰想不接謂之因夢

遊華胥夢槐柯想也夢授筆夢吐白鳳因也夢化蝶夢
松生腹果想乎因乎無想乎因乎合想因者東萊也有
叔孫夢牛之証無想因者樂令也有未嘗夢乘車入鼠
穴之証將安折衷乎心神之舍鑄鑰者道也心不易道
神不易心則夢不徒夢孔子夢周公夢也顏潛心孟私
淑無徒夢也覺爾矣既至而神會未至而意徃同亦覺
異亦覺冥籌默鏡步趨非局糟粕非味而心源道奧之
自有真覺其庶爾矣夫木萌泉始具于用者也而杻髡

而蘄踐而蹄泮鮒諗其固初之性哉晦翁言某讀書喫
了多少苦其為學居敬窮理以反諸躬極其高明廣大
探原造化以達聖賢之蘊猶歉歉若不自足銳往奚加
焉銳之次一曰蟹之郭索後蚶黃泉次二曰一無不達
夫蟹之郭索心不一也一之達執道必也君患志不專
無患道之不達守此之覺以還命晦翁夢不虛夢矣君
子舊掖進來賢予素初政翁張同安之逸步予與也其
有靳乎哉記覺軒正德丁丑春三月望既見素子林俊

書于雲庄青野

巖山記

原諸始者皆足寄本其重也一元之氣具天地散山川而鍾之人物嶽降申眉山枯而三蘇出啓生賢之重以永茲山之重相成能者也靈山為信州巨鎮昂伏三十里而至金山疊山謝先生書院在焉又五里而至白石勉齋高弟子劉先生埜書院在焉又四里為巖山今大叅知鄭君立之別墅又在焉鄭居葛源竒峰環合巖山

隔一水而近繡壁雕崖出風埃以臨木杪陟其顛平巖
天作四山如聚米中有洞其下有泉泉甘而冽凡山一
草木一石一雲鳥皆異居人習而常之間知之亦無有
得者矣立之獨立屋以當其勝齋心繕性玩化而探玄
山翠四筵市囂俱寂安樂之窩神留焉舞雩之風響神
峇馬領無言之妙以獨得造化屈伸之機榮悴開落流
行而坎止時任之亦時忘之巖山自况也寄所重爾矣
夫山神未神未可知其鍾其否其未可臆測也循山而

論前是何疊也何白石也不謂若是獨憩巖山亭然物
表清洒而脫塵在吾閩固已巍然一面引而至與象山
爭高文山爭其氣烈决不使芳杜無顏蘿烟桂月有慚
色為猿鳥之所嘲笑夫不必始之亦必欲終之矧有殆
然者君知之山知之見素子亦與知之著是記焉正德
丁丑夏仲月六日見素子林俊書于雲庄青野

錫重修廟學記

今二氏之宮徧區內金碧掣壑吾道廟學顧侈剝弗治

彼之術售鬼以愚人與吾道盡已者異羣趨之羣力舉也廟學有司之事費詘殆有然者張簡肅公介孫侍御君鰲山提學南畿盡淫祠去之材若田之在錫者議闢二泉精舍優祀事李忠定公翁引嫌謝焉授意修廟學以代匱有司張任為責付專事于范郡丞澤而兼臨之守則王侯教也巡撫張公津巡按劉君景宇申令督齊擇材于成而酬傭于田之直腐易隘弘輔其曠釐正其位序之當邑大夫博士神其成舍菜焉守具書束幣授

使者來蒲請記鳴呼道不足立勝舊矣託辯於孟子衛
孔子也表佛骨著本論衛孟子也是舉役二氏以收掖
正之功殆如因敵收勝宜特書夫陽施陰承聖人成能
天地參而三者也道至聖人而止聖人至孔子而盛為
報亦密矣皇與帝與王尊也尊則分嚴故祀簡孔子萬
世之師親也親則情至而祀盡天下易之渙王假有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妥靈於廟假神道設教於夫子
也蒙之豕養正聖功允之象朋友講習棲士於學責師

道友道以成教於諸子也居肆成事學縵所以安弦螺
羸祝類我久而似之矣摠趨對越之下殆有冥逢恍悟
於羹牆夢寐之間若有若之似顏子亞聖人而幾者抑
歸鄆陽墮三都誅亂政集羣聖而折衷其不可尚矣將
有蒲之治單父之治武城之絃歌者乎費之辭仕之辭
舞雩之風詠者乎述大學作中庸傳易子夏居西河而
教授者乎則將曰孔氏家法也自茲役始正德丁丑秋
九月菊日蒲後學見素林俊謹記

黃巷黃氏祠堂記

祠堂祖廟變也王制廟有差庶人以寢秦尊君卑臣廟無敢立者祠代廟漢始也魏晉漸復為令迨唐宋迄無定議由意殺隆殺涉簡隆則涉僭夫三廟二廟一廟大夫不得祭高曾士不得祭其祖非人情程子五服立論祭無害及高祖朱子謂得祭祀本意近世江南舊族聯譜數十世非舉得祭始祖與唐制三品以下得舉禘祫之文則無以維繫族屬故始祖之祀義之不可以已者

也黃自固始入閩唐桂州刺史崖始遷莆之黃巷為諸
黃共祖自桂州至公權凡十世遷瀕塘也自貢士蠡至
望春凡四世復遷黃巷也自致政萬二至今已十二世
祠朝奉珠寶所建大宗世居之贈主事璨病其雜也奉
地以為祠倡尚義瑋率族為和已之二君皆謝世正德
乙亥主事子職方郎中鞏謹承先志謀之族之長尚義
晟宗孫增合族屬以相揆力偕義以任成于鞏祠一堂
五室中祀致政為黃巷再遷之祖始祖也左念七右朝

奉先祖也又左系佳信之派大宗也又右亦系佳住之
派小宗也祀寓不遷詳所承也以神版易神主遠僭也
系寓別宗詳所繼也兼取裕食于祖無主之義以揆禮
也仁人孝子蓋甚有不得已之心者矣夫推而上之謂
敬推而下之謂愛安靈萃渙神而明之大宗率小宗薦
其常事蓋有不待施而感者濟濟漆漆對越在前尊尊
也親親也合以序也觀薦知誠誠知饗觀報知厚厚知
本觀列知順順知世溯源於一支流而派析者皆可稽

也故無遠怠無戚薄無踈遺導誠長厚立順族者正鄉者亦斯乎成俗矣職方賢而廉無難其心難其力是役也世所恒緩獨艱力先之亦具知其意而族之同義亦足書矣

考亭書院建修記

文公朱先生臨漳歸也卜室考亭居來學以竹林精舍既又曰滄洲書舍前倫堂又前夫子燕居之廟其後祠堂立而精舍廢書院立而燕居亦以移則祠北也又移

則祠東文公燕居又祠西而立焉書院理宗賜額餘則
後村數君子追崇者也熊虞記備矣及是侍御程君昌
王君應鵬病燕居弗稱捐金具位授能邵君幽承焉垣
倫堂前地移夫子燕居其中次以竹林精舍以奉安文
公燕居之神總其門燕居也倫堂夾以敬義二齋取晦
堂燕居之舊別其門繼往開來也并祠而總垣之以為
考亭書院與凡為公之故一皆飾而新之位序有嚴物
采章麗西南故趾室以居守祠者公子孫也既落告請

記其成夫道天地之先流至虛以寓至實綱維三才樞
紐萬化而其故存焉聖人天地之故大賢大儒無失所
為故者也寄諸器泯諸神而其有未嘗不在公嗣延平
豫章龜山以嫡傳周程然尤於夫子願學焉傳註六經
刪述之大較訂正綱目褒貶之大端難進易退仕止大
致然也乃若探索玄微洞極精奧圓夫子申天自得之
天暇豫優游神參意會動而靜寂焉以冥觀入無出有
之妙前是一夫子後是一公斯公之故也善學者求其

故而已成言往範尋繹而持循之得蓋以淺矣書院道
所也亦神所也學道而求之神以得其所為至集成四
儒兼濟來世引建水以上接洙泗之傳其固小補哉大
化範圍之下孰其非公者倡道東湖復齋瓜山親承指
授吾家巨軒松湖為再傳弟子受役斯記固後人事也

借溪記

始予讀子美詩則知浣花溪之勝貯結者久之庚午有
事西蜀意將出溪上弔先生草堂一寓目焉戎馬馳逐

既畢事買舟東還錦城無因自至溪之勝徒寄之神遊
夢賞之間適者先生鄉人李君來副閩憲語次偶及曰
不肖先塋去草堂里許歷林塘過百花潭追憶先生吏
隱之處雲物具在浣花猶為故有其無復易也縛茅附
之名以借溪寓不敢當先生之意俟是溪縱老焉幸為
之記嘗觀夫物者品同而遇異今都會之雄富風景之
繁麗有不杭西湖蜀浣溪者乎湖樂天主之溪子美主
之固亦並世元人兩祠並峙殆其不孤矣然蜀處一隅

遊賞之盛溪不當湖之半而名殆右之豈非子美之沉
落一世瑰詞傑制盡用以發靈是溪非若樂天假守于
杭為西湖風月勾留已也韓魏公之醉白堂慕樂天也
公三朝元碩勲望隆赫猶欲自儼樂天宜其於子美而
自附也然以予寓目之難而君顧借之之易無能不為
君私幸又懼夫來者之假有以不歸也或疑數弓之畦
吾汝隔馬子美豈盡溪而有業不待借且借其不常借
也予曰然則有者豈常有乎金谷平泉鹿門柴桑往日

之主人安在則均之借也溪之借小也天地又一大借予獨愛樂天西湖借和靖以收之寂先生浣溪將借君以沛發未盡之蘊道有相成者記借溪附見焉

寒谷記

雲庄寫易宣鬱中而行滯慮意不自擇莫知所如徃厯青林循狹逕線路虧折悄然絕足音其進也若窮焉其止也若深有不自釋焉顧而徘徊引以前路兩山東隘灌樹列如篋中行一川若埒井然境幽而候特異盛夏

可以挾纊膚為之起粟曰幽哉谷誰其我偕者他日語
次寒谷姪請偕難之已而遂偕前武後躅抵宿遊處心
開膽壯意氣間適非復昔獨往時矣予據藤寒谷倚仄
樹以侍徐聽之曰是無竹屋澌溜石鼎茶聲者耶天籟
徐鳴風絃細響者耶煩為之滌躁念為之消息日亭午
隙光直下魚影厯厯布石上可數曰是無逃虛入谷潛
伏孔昭者耶魚不厭深所哉所哉一勺之命江與漢無
易也寒谷起曰幽哉谷叔其所矣曰偕之曰忘之曰偕

忘之曰叔示有年以意也曰奚有於是嘗徵諸取水之
微矣逝者如斯本固如是也受也者其量也行也者其
漸也會溪達河入海也者其至也潦之水殆其未然士
固有微而彰小而大止吾止進吾往者寒谷曰唯寒谷
有奇行孝于家起師模令政以有頃御史疏止取佛道
左取外域侮病中國非訓與迎鳳翔事為類寒谷固昌
黎子願學也寒谷分九死荷聖天子仁覆出之詔獄以
縣丞武義於戲前之遊固寒谷也追記歸之

都察行臺題名記

道歷萬世無弊者也疏數繁簡存乎時爾矣詳內略外
固建官之體統然無得無外之防周召分陝之東西是
意也嗣是有巡察巡省宣慰宣撫之使王人下臨昭宣
皇命以彈壓官邪訓齊師旅督其屬以稽其舉廢拔其
幽滯而平其爭枉若式遏亂略保固疆圉率聽先自便
而後具聞蓋一面之寄深委託焉國朝張官置吏外而
都布按三司視內之府部院以臨制官僚申嚴封守猶

慮有弗肅也歲更一御史巡按之則巡察之意迨藩方有事大臣巡視之則巡省之意巡撫之則宣慰宣撫之意其後視撫之授都御史專之部寺而出則兼銜以行便臨制也江西間遣巡視近復常置巡撫而遴選風力重它藩馬古餘孫公德成既職競不役獨智詢咨羣情以哀集衆益而又繙閱故牒考已施之宜利加決擇焉因畫得視撫之銜名邑里歲久近與終焉之至鑄之于石以俊謬二役與也屬為之記夫道有升降政由俗革

道不勝時也久矣周人東郊之治周公必殷始之君陳
有容中之畢公不剛不柔終之雖時先後乎異而用心
行事皆有以濟若出一時若成一人其心協也其不協
又惡不至哉子大叔代子產也服如猛之訓曹參代蕭
何也守畫一之規謝方明不易前政義在必更務秘其
跡古之人其立心槩如此公之心其固如此也是石也
前聞具在俊馬敢附司馬文正諫院題名之規記所始
以見公之大以追訟子媿爾矣

餘杭重修廟學記

自古人文成化非得鴻碩之士則無以茂弘至道昭叙
皇極故代有學學有廟神而明之亦有趨也虞庠夏序
商校周處成均其中環三學而置之曰辟廱外而叅建
凡侯國曰泮宮凡鄉曰庠凡州曰序凡黨曰校于是四
代學徧天下祭則虞以舜夏以禹商以湯周以文王謂
之先聖當時佐理謂之先師與配享焉孔子無時而窮
集羣聖而大之刪述素功位育世世然漢始與周公並

祀為聖師唐始專祀以為先聖進顏子以為先師配以
左丘明賈逵輩人其後又詔天下立夫子廟通祀十哲
七十二弟子其位夫子東面至玄宗時謚王始正南面
之位宋定四配進五儒我太祖詔天下通祀為令嗣是
黜楊雄進董仲舒又進胡蔡真楊與在祀典而籩豆樂
舞物數有加焉餘杭廟學宋景德始建紹興再建洪武
又再建嗣是修葺弗時頽廢幾弗支像設亦已剝落內
江劉君瑞起翰林副按察使督學兩浙臨顧嘆曰安靈

棲士其固至此哉割贖金百餘屬令喻江始事然而學
宮猶局尊經之閣故以匱也巡按吳君載割五倍之金
以申屬於令屬董役于簿張霞屬相勤于博士張文學
蔣陳自戊寅仲夏至于己卯春成告位序材良丹漆有
麗廟若新制神若顯設學閣門廡齋表煥若改觀游息
化養若身處陶型以親承耳提面命之近無得而自恕
也夫儒名墨行昌黎所譏魯止一儒莊生之所訕夫子
舉君子小人之儒致決擇焉嚴邪正之分義利公私之

辨以具至純之體用則弘佐理以行夫子之心不用則
續衛道以明夫子之分使天下後世皆屬我詩書禮樂
教化之中以無越春秋褒貶大閑之下婦寺無得以攘
我國權亂賊無得以窺我神器二氏無得以紊我冠裳
九夷八蠻毋得以猾我中夏兩儀奠位百順效靈夫然
後吾道果有裨於世而夫子之功足賴士所學所養其
不孤矣記其成併告焉

太平別業記

隱之道二非其地負人也非其人負地也有莘南陽奚
勝也無亦負人者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其風者想
其人欲至其地而不可得顧因人而顯矣北山終南至
今尚有餘辱也嗚呼地負人力不足於用也抑其志不
在此也不然天下名山水何限彼聖且賢者其皆昧所
擇哉以人負地則已悲矣建安楊君原父家故而裕於
資以進士知無為州久之意不自樂謝事而歸卜太平
之邱之勝而寄傲焉名曰太平別業因邱名也或曰際

時而後隱故以名君有行誼詞章記古今事甚富又有
賢丈夫子駸駸乎謝市煩汰世慮與山水為伍北山終
南之夢無是也其有莘南陽之學者歟予不得而知也
或乃鹿門之德公谷口之子真歟予亦不得而知者也
昔李愿歸盤谷昌黎序之蘇文忠謂唐無文章惟盤谷
一序愿之名假序以傳不朽夷考其實愿無甚過人者
愿負盤谷者歟陶元亮懶折腰歸柴桑賦歸去來辭文
忠亦謂晉無文章僅取諸此詳觀其歸田園還舊居形

神釋自祭文諸作皆趣尚高雅况味冲澹樂天委化山
不得而高水不得而深乾坤百物不得而陶冶籠駕之
也况區區仕止得喪間哉元亮誠無負柴桑而自致所
不朽者君亦元亮為學者歟予素倦于遊常思建之佳
處構短屋買薄田以終其身草堂之貲君無多讓社可
結君毋誤視如遠公淵明之文章予於君有望焉若別業
之山水諸記已詳故略弘治壬子十一月十日記

后峰記

太極真陰陽分一而施兩而承山則陰陽凝結之氣以
鍾靈于人物九峰蔡取之五峰胡取之雙峰饒取之以
山重以人重也莆之黃世居九峰山下李唐時文江霧
居子并起是山及是伯固君後峰出焉曰后尊九也抑
亦后是峰自况歟易艮坎震動而靜之也靜而運之於
動含澤布氣升而雲降而泉流形物品成能二五之化
山固預人事哉后峰預人事者果行育德有泉之蒙乎
稱物平施有山之謙乎慎言語節飲食雷之頤懲忿窒

懿澤之損振民育德風之盛乎明政折獄火之賁蹇蹇
匪躬水之蹇居賢德善俗木之漸乎立靜厚安貞之體
以宰握順承天施之幾時行之亦時止之其在朝也猶
其在山也在山也猶乎其在朝也在我也猶乎其無異
於山也抑山不人異人異之吾夫子之盛尼丘不能獨
當也嶽降申眉山出蘇氏之父子無異者也后峰歸然
嶽立無異者殆亦不欲后峰異也近峰而取一峰江望
九峰楚望而吾莆青峰峭立仰止者何限所慰意城之

梅峰嗣今一后峰將它石子老矣

台州重修廟學記

戊辰火台之郡學凡康定之創建累朝之營葺墟而盡
歸然存者尊經崇賢二閣爾矣復始有作守王侯應奎
李侯光翰連以病去督學憲副劉君瑞以謀臺省而協
以屬守顧侯璘承焉佐周倣王宸王廷表相焉酌美經
費具物酬庸以有茲畢功禮殿翼翼倫堂言言應門將
將廡閣坊表神扃肄舍位備乎內而垣周乎外擴往規

之制以固來患之防既舍菜守率博士羣弟子從事瞻
依肅如祇薦漆如絃誦諳如游息化養于道型氣機之
下而莫知為功夫道庶與富與教也社稷與夫子同功
而所以為功則異故曰夫子泰和元氣天地參而四時
同嘗私論之夫子殷後也亦周人也頌堯舜而遺湯武
與自靖而不與佐命之臣其微固已具見不欲右放伐
以啓覬覦之端使君權不殺於朱干臣禮不虧於兩觀
兵諫鬻拳不得名愛君廢立祭仲不得齒行權拒父不

得附尊祖以動觸無將之戒夫子萬世之堯舜以經營
揖讓無已之風者也學夫子者其惡自異哉夫博而寡
要勞而少功儒則有詞矣夫子作用堯舜本諸心身而
運諸家國天下聖功神化立斯立動斯和豈曰小補哉
堯舜弗作天下其莫能宗予有懷未畢之心望諸後世
宗吾道者無易也台文物上郡元人貞士固已在素與
之中繼自今殆有畢夫子之志體夫子而用堯舜世斯
民于協中順則之下台固不得獨私儒之効將自台始

矣林博士文卿偕文學某以紀成來屬予素重二君而通譜博士也遂為之記

栗齋記

侍御鄭君世潤以名取也又粟以扁其齋以收玉之全夫萃靈兩間玉與石異方其在璞固碩礫之與儔雖騰輝方折耕夫漁子將俟而怪已而玩久而習且常之矣其不謂誠玉也幸為異者之所掇取然而石表固在中美無由自見其猶夫石也必借力於赤刀青礪歲琢月

磬剔其瑕而盡去之則瑛然其光瑩然其色液潤縝密
所謂溫而栗者而又磬以需之償城而後售鎮國而後
寶即不得已委而碎之以不與凡瓦乎全蓋時焉而玉
出時焉而玉見時焉而玉完時焉而玉售且寶且碎焉
玉固自玉也似玉德者其無自考歟粟齋起孤生躋位
臺憲固出之縝礫之儔見之琢磬之素完之潤縝之精
其售也無苟其實也不虛其碎也無所吝粟之卒功也
噫斯時也斯地也有不自玉者耶砥德礪世殆將有取

焉予將深愛玉之私以承他石之匱栗齋曰唯

省吾記

雲庄靜臥門外窅窅然履聲則族子郡守守仁來揖而坐坐而起起而言曰大道既隱叔風斯漓甚夫人之自恕也其所自解無將謂修名奚利而便已之可由取以自快固亦多矣夫好善惡惡同情樂君子而厭薄恒人奚異哉而卒自蹈之患在夫不省耳富為是懼將慎獨以終身焉易曰不遠復說者謂不遷不貳惟顏子可以

當之曾子三省抑克治而自致耳號省吾無亦可予曰
善哉子之省也夫隨事割制孰若先幾以檢防心術之
微而理欲之關甚大我一天也一念之善祥風慶雲一
念之惡妖星厲鬼豈必襍祥天降而後謂之天哉有我
一萌即與天不相似而吾心之日月無光鬼神失次詩
曰上帝臨汝無貳汝心存其心以事天也朱子謂善惡
夾界處須攔截分曉毋使間絕善端時加省察夫常臨
如日月常鑒如鬼神積之之久則清明在躬陰翳不宿

我之天無愧對日月質鬼神天之天亦于是定矣省吾
久在予收拾中謂之後行鑪鞴擬其所至固不獨先今
人而僅尾古人也固欲省吾省之也名非君子所貴而
落檢毀成亦君子之所耻固欲省吾終省之也抑君子
尊德性道問學知行兼事庶乎全人它日樹立不當在
古人下斯乖厓所以忠萊公予不欲為省吾隱也由省
吾愧愧吾吾達亦庶自策矣

天遊子記

羊城之山其最勝曰白雲曰西樵故為方外之所附著
自陳石齋養尚白沙氣義歆發高竒之士徃徃托山水
自見西樵之烟霞湛甘泉主之泉石方西樵主之白雲
之天遊又為天遊子之所物色或閉蟄以俟時或流遯
以終老或命物以寄興氣機發祥雲物生色始覺二氏
不能獨當當之者固吾人也天遊子詣子雲庄請記按
白雲去羊城舍許所謂天南第一峰也以山多白雲故
名又洞曰白雲曰紫雲臺曰鶴舒澗曰蒲澗幽邃清野

相傳安期生餌九節蒲是澗故宅白雲也繆悠之談吾惡乎及之天遊子有趣尚落足是山一夕夢異人謂曰盍往天遊指所歷徑以去翼日意行青碧間渡古澗憩長松殘字隱隱崖壁曰天遊曰雲臥方悟夢之為真噫異矣夢由心生者也虛故神神故感然俗緣未斷凡局依然無越槐南枕中之記而剖腸授筆殆又雕刻鉛槧無謂之彌文蒙莊子曰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有天遊無係也升落非譽無足介于中遊太虛寄霞外以自適

脩絕出塵之趣夢之所告心之神也神之所感心之寂也而真境固在則夢非誠夢夢而真者也言念疇昔誰固為之於今誰固受之真而夢者也天遊子有四方之事而孤風遠韻决不使列壑獻嘲兩雲騰笑無害乎夢亦無失乎真易曰時止時行動靜不失其時天遊子知易者而竟歸于夢則又天地萬物所不能遺天遊子又惡得而避之天遊子陳姓錫名祐卿字

三芳夢紀

遂寧席公元山文同虛山仁同梅山村同昆仲相師友
元山凝重莊永老意橫出以領袖二山二山軒特奇偉
怙怙然其左右而舍元布氣生枯澤潤無不同者成化
丙午公落解夢一石浮射江而下大刻其上曰三仲聯
芳意夢者妄也不謂然旣而元山虛山梅山相繼第進
士始悟前夢之符遂寧去射江再舍故遂州也公高祖
橫岡先生受學吳文正公之門國初薦賢良視其州學
事教立材成澤為深累葉載德源為遠發靈萃祉席重

有興者江之神所以告也石與席同聲而近也石沉物也石而浮席斯以起矣三者數聯芳者兆也人心虛則靈靈則感神相通無間者也故寓深於澤寓遠於源寓姓於石寓起於浮寓數於三寓芳於聯科甲之應有不足盡者公之學祖尚儒賢稽式世典而政取惠人教取範俗絕矯飾自邑今有今都憲遺愛邾有祠閩有頌著述漕舟有志道山書院有考元山有集在奏疏雲貴畫晦公謂繫朝廷不繫雲貴繫天下不繫一方在大臣不

在小臣在近政不在遠政孝廟嘉納時置坐隅茲當更
化之始膺巡撫叅贊之命亦隆寄矣虛山為庶吉士讀
書中祕為御史侃侃直諒予嘗見其詩文傾懷屈服梅
山學如虛山為給諫疏止北巡留老成遠近倖皆觸時
諱為媒孽左官叙復而卒君子謂之遺直元山固有弟
哉石之先兆元山虛山其勝重之石梅山其不可轉之
石是為三芳之符元山未一臂于予意氣殆百知與之
聞書問時我雲庄茲湖南也陳天遊為屬記予久謝文

役元山義無辭天遊重予與也遂記

期無軒記

司寇部北隅南其軒以納時黨受離照未名予為名期
無有詰者曰六職竝置皆取有為功期無無乃不可乎
曰刑也刑非所恃為治置無用之地爾矣一志齊趨掖
天常而申天憲刑所有事非期有期無者也易之賁明
庶政無敢折獄慎也其噬嗑曰利用獄明罰敕法明也
道無出明慎之外而同風一德亦有所歆發以然下觀

而化也殆有盡諸我而享諸彼者矣無文致涉深無鍛
鍊涉慘無懈弛妨公無威富妨法無軒輕任已無典恣
徇俗我盡也無溺情喪心無犯分亡檢無寇攘姦宄敗
常亂俗以干于彝憲人盡也良賤循軌巨細循業網張
而無入胡為用之故曰無訟曰無刑曰教祇德其報答
在此無予事期無予心也諸同志共之

見素集卷十二